

康熙下通州

梦龙 著



京(京)登字181号

梦
龙
著

康熙下通州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194号

康熙下通州

梦龙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花园东路8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95千 插页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0094-054-3/I·25

定 价： 6.60元

目 录

第一回	深宫失宝惊圣驾.....	1
	街头护义仗少年	
第二回	邂逅交三龙聚首.....	21
	盗异宝再入禁宫	
第三回	圣明康熙纳义子.....	42
	贤德施公迎国宝	
第四回	鬼头车载圣天子.....	63
	通州官惧俗车夫	
第五回	童稚店东款圣祖.....	84
	大清皇帝恤遗孤	
第六回	丢圣旨殿下临险.....	105
	谒权奸施公探府	
第七回	险恶太师聘高手.....	125
	智勇豪杰入贼窟	
第八回	探古刹邂逅异侠.....	145
	闹宦府走脱雏龙	
第九回	圣祖误入扒皮厅.....	166
	豪杰诚心救圣驾	
第十回	受犬欺龙子入狱.....	188
	错投状贤妇临危	

第十一回	天霸显技观音寺.....	209
	圣祖驾莅天险庄	
第十二回	清圣祖失陷虎穴.....	230
	张景龙招亲龙潭	
第十三回	施公领旨调御林.....	252
	雏龙扬威斗双鬼	
第十四回	剿贼窟群雄聚首.....	273
	迎圣驾康熙还朝	

第一回

深宫失宝惊圣驾 街头护义仗少年

大清康熙四十三年，中秋节刚过。

这天傍晚时分，萧瑟的秋风愈来愈大，浓云如墨，从玉泉山后涌了上来，在北京的上空翻滚着，几乎压到了人们的头顶。

倏地，一道电光宛若灵蛇、利剑，斜劈而下。

“轰——隆隆……”一阵闷雷响过。继之，铜钱大的雨点洒落下来。

风助雨势，雨仗风威，肆无忌惮地抽打着紫禁皇城金碧辉煌的脊顶，琉璃瓦上传来令人心烦的哗哗声响。

皇宫里当值的御前侍卫们嘴里咒骂着天气，心中却都暗暗高兴，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狂饮豪赌起来。稍顷，喝五吆六的嬉闹声充斥了班房。

入夜时分，风停了；雨却依然下个不停。

街面上早已不见人迹，皇城四周更显谧静。

只有时紧时缓的雨声。

又一道霹雳划过夜空。光亮照见两个人影蹕房越脊、正迅疾向皇城掠来。

两人都穿黑色夜行衣，头戴黑纱罩巾，背后插着长剑。

人影在神武门对面的景山脚下停了片刻，又双双纵起，折向东华门方向驰去。转瞬即至。两人隐在筒子河岸的树影里，远远望见门洞内外有数十御林军校尉穿着雨披，持了灯笼，往返走动，戒备毫不松懈。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抓过一块巨石，扬臂掷出，“扑通”一响，落在筒子河里。十几个校尉喊叫着去察看；那两个人影狸猫似地矮身向南蹿去。

“燕子抄水”掠过筒子河，稍一顿，便又腾身而起，“紫燕钻云”凌空飞过两丈余高的宫墙。人影一闪即逝。

这两人伏在文华殿脊上，运目四顾，望着鳞次栉比的楼台殿阁不禁暗暗叫苦。

“大哥，这么多房子啊！咱们上哪儿去找那两件宝贝？”

被唤作大哥的虽也着急，却还沉得住气：

“时间还早，你急什么。不是说‘老佛爷’的宝贝都放在四值库里吗，我就不信找不到。”

“好吧，我听你的。”

“走！”

两个人影免起鹞落、几经闪现，又停在奉先殿屋脊上。

“大哥，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师父教过投石问路的法子，可是这儿连鬼都不见一个，我们去问谁？”

“嘘！你看，那边不是来了一个。”

果然，远处光亮一闪，一个人手提灯笼匆匆走来。

“我去问！”

年轻的那人话音没落，纵身飘下殿脊。

一个小太监绕过一座大殿，前后看了两眼，倏地折近墙

脚，松开衣带便要小解，但听身后轻响，他刚一怔，衣领已被人抓住。

“别，别闹……”

他话没说完，只觉颈后一麻，再也做声不得，随即两脚离地，被拖到殿后。听人说道：

“不许乱叫！别让小爷的剑给你身上做几个透明窟窿。”

那小太监看见寒光闪闪的剑锋逼上自己的胸膛，吓得忍禁不住，小便解在裤腿里。他心中只能苦笑：“天王老子，你便让我叫，我又怎么叫得了。”忽又觉后身一震，不由自主“啊”的叫出声来。但他忙闭了口，继而又惶惶然说道：

“好汉爷爷，饶……命，我不叫……什么都听你的。”

这时他才看清，捉了自己的人身材矮小，只怕比自己还小几岁。

“看来你还算听话。”那少年收回长剑，说道：“好吧，只要你告诉我四值库在哪儿，小爷绝不难为你——本少爷说话算数。”

小太监心中一凛。他知道四值库是皇上储放国宝的地方，上至九龙珍珠闹海冠，下至文房四宝，一切皇家龙袍、御带，乃至外邦进贡来的种种宝物尽在其中。此人打听四值库，必有所图。干系重大！然而，自己的命掌在人家手里，已不由他不说了。

“好汉爷开恩。那四值库只在北边不远，绕过养性殿便是。”

“说的容易。我怎知道哪儿是养性殿，就是哪边是北我也闹不清了。”

北京城里的房屋大多是坐北朝南；紫禁宫里的殿阁更是一丝不差。小太监听了那蒙面少年的话，虽觉好笑，却也不敢胡乱说什么，只指着身后道：

“由这儿往北，不，是一直朝前走，绕开几个殿，右首便是。门楣上写了匾的，好汉爷尽可以……”

他话没说完，突觉颈后一震，当即昏厥过去。

两个蒙面人刚刚纵上永和宫的殿脊，房檐下突地蹿出几条人影，发声唿哨、包抄过来。

领头的三人都穿着二等侍卫服色，一人手提一对链子锤；两人握了单刀。招呼一声，腾身飞上殿脊。

那两人既已知道四值库方向，又哪有闲暇和御前侍卫们纠缠，两人略一会意，脚下发力，一溜烟似地向北奔去。

这三个侍卫都是大内成名高手，见对方只知奔逃，更觉气壮，联声发啸、急追而上。

只越过三重殿脊，便不见了对方踪迹。三个侍卫都觉奇怪，岂知脚底下刚刚放慢，却见对面大殿檐脊上突地站起两个人影，手持长剑，正冲着这边指指划划。

“闯宫贼子哪里走！”

使链子锤的侍卫大吼一声，纵身飞扑过去；另两人各持单刀紧紧跟上。

但见一个蒙面人“呵呵”冷笑，右腕抖处，攻出一招“百鸟朝凤”，道道剑光宛若银虹匹练，点点寒星恰似满天花雨，径向三个侍卫劈面攻来。

雨中琉璃瓦上光滑无比，三个侍卫没等站稳脚，又怎来得及招架，惊叫连声，先后跃落地上。

这一番吵闹早已惊动了后宫里的当值侍卫，纷纷举着灯

笼火把蜂拥而来，转眼把那座殿团团围住。四周屋脊、殿间空地上站了四五十人之多，都拿了明晃晃兵刃。

使链子锤的侍卫大声叫道：“房上的鼠辈，有胆子的下来与俺较量！”

“不用乱叫，小爷会教训你的！”

那个蒙面人“鹞子投林”，纵身下扑，姿势优美，剑光宛若匹练一道，飞掠而下，凛凛剑气把使链子锤的侍卫一连迫退数步。使刀的两个侍卫显然是同门师兄弟，两人心息相通，唿哨一声，双双攻上：一个“渔郎问津”，刀光霍霍，攻上路；一个“跨海斩蛟”，寒光一道，拦腰横斩。两口刀招式都快，齐头并进，配合得天衣无缝。

但见那蒙面人前招未收、后招已发，长剑一式“分花拂柳”，腕力发处，绕身一道匹练。“叮当”两响，格开双刀。于此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那柄剑又匪夷所思地凌空挽了个逆式小立花，倏地斜撩而上，剑锋直指一敌左肩。

两侍卫的单刀远远荡开，都觉手腕震痛，吓了一跳。其中一人更觉一道银虹耀眼、剑气迫近，招架不及，情急中一式“懒龙卧道”，翻滚出数丈之外。另一人亦发声惊叫、跃开数步。

那蒙面人呵呵一笑，叫道：“你们并肩子上吧，让小爷看看老佛爷都养了些几流货色。”

听他声音、语气，显得年纪很轻，然而口气却大。众侍卫虽然见他武功高超，但仰仗自己人多，亦无惧意。皇宫里侍卫们护驾自然仍须讲究江湖规矩，使链子锤的那人怒吼一声：“上！”十几个侍卫应声攻了过去。

霎时间，兵刃相交、叮当作响，呼喝吆斗，杀声震耳。

殿脊上的另一个蒙面人并不下来援手同伙，只看了片刻，便纵身向西掠去。也有几个侍卫挥舞兵刃拦截，怎奈武功差得太远，只交手一个照面，不是兵刃被震得脱手而飞，便是被对方的剑气迫落地上。及待众人重组战阵，却已不见那人踪迹。

大清圣祖皇帝康熙——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亲临朝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终年六十九岁，执政竟达六十一年之久。先皇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史称顺治皇帝）中年看破红尘，悄悄匿迹五台山清凉寺，出家当了和尚。年仅八岁的玄烨便被推上皇位，成了主宰南七北六十三省中华大地的君主。

他虽然稚年临政却能知人善任，任贤使能。临政之初便废诛奸佞、以正朝纲，招贤纳士、不分满汉，不几年便把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又恰逢连年风调雨顺，偌大中华竟然四海升平、百废俱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熙）乾（隆）盛世。

他聪敏好学、孜孜不倦，大小国情、事必躬亲，如今虽已年过半百，兀自身体力行、日理万机。

秋雨忽紧忽缓。康熙稳坐乾清宫龙案前批阅奏章，于窗外的凄风苦雨浑若无觉。

忽听殿外有人大叫：“有刺客！”

康熙吃了一惊，正要探身吹灭案前蜡烛，只听“砰”地一声轻响，窗纸破裂，一点寒星电射而来。他少年时学过武功，而且身手不错，情急中抓了案上如意镇纸，迎面挽了个大弧格挡，却又走空——

“咚”的声响，一件暗器嵌在紫檀龙案上。

是一枚袖箭，纤小精致、素杆花翎，兀自唧唧乱颤。箭杆上插着一纸素笺，隐约蝇头楷字。

康熙虽生在帝王之家，位尊九五、常年罕离深宫禁院，但他青壮年时却经历过许多大世面：南征蛮夷、北抵沙俄、东抗倭寇、西定回疆，驻兵福建、督军平定台湾，常常御驾亲征，亦可称得上半个马上皇帝。

故而，他虽乍逢异变，神志却不慌乱，耳听殿外侍卫纷纷乱叫：“刺客跑了，奋力追呀！”他淡淡一笑，安然坐回龙椅上。

但见殿门打开，内侍吴连宝跨进门槛，伏在地上叩首，道：“皇上吉祥——没出什么事吧？”

“朕没事，尔等捉刺客去吧，不准胡乱打搅朕！”

吴连宝应了声“喳”，转身退去。

康熙把那枚袖箭启了下来，见那纸笺上字迹隽秀、有力，焉然铁划银钩：

皇帝万岁：

有道是安则思危。朝中佞党内外勾结、朋比为奸，大清江山岌岌可危，

望万岁详查立断。

无名氏草上

他淡淡一笑：“危言耸听，朕又不是几句大话就能吓哭的小孩子！”

他又拿了那枚袖箭把玩，心里不由一动。

“这箭杆分明是银的。常听侍卫们说江湖上的人凡用金银制暗器的居多是武学大家，暗器贵重，取断无虚发之意。

来人掷出袖箭便走，料无歹意；他冒险闯入深宫，亦绝非儿戏。看来，他这信笺或有道理……”

又取过那张字柬默默审视，心潮犹如万顷波涛、汹涌翻滚：

“他说的奸党会是谁呢？”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内外勾结又指的是什么。是朝野、还是宫内外？是文、是武？”

霎时间，一个个京官权贵、边塞将帅的脸谱过眼烟云般地浮上他的脑海……

“启奏万岁，四值库主持求见。”

是吴连宝的声音。

康熙从遐想中转来，不禁有些生气。忽又想到：“时辰已晚、又在下雨，他若没有大事是绝不会来的。”

“宣他觐见！”

殿门轻轻打开，匆匆走进来一个老太监。他脚没站稳、便“咕冬”一声跪在地上，叩首触地，说道：

“奴才李英杰叩见皇上——奴才该死，皇上饶命啊！”

康熙进宫之初便由李英杰前后照料，数十年来可谓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如今他年事已高，康熙命他执掌四值库，也算是种照顾。此刻，康熙见他浑身湿透，跪在那儿不住打战，心想：“即使经了点雨，也不至于这样啊。”他心中不由好笑。

“你站起来吧，有什么事慢慢说。”

“奴才有罪，不敢起来；只求皇上开恩，饶奴才一命。”

康熙稍一沉吟：“好吧。无论什么事，朕都宽恕你——

起来吧。”

“谢皇上龙恩。”李英杰战战兢兢爬起身来，说道：“皇上，闯宫的贼子潜入四值库，盗走了两件宝贝。”

“什么宝贝？”康熙仍不以为意。

“皇上，”李英杰心有余悸，偷偷瞟了康熙一眼，喃喃说道：“一件是龙凤玉镯，一件是翡翠鸳鸯鸟。”

“什么？你再说一遍！”康熙声音里带着惊讶。

李英杰又说了一遍，康熙听了更觉吃惊。

云履、玉带，甚至龙冠、龙袍，这些东西虽都是皇家无价之宝，不过皇家都可以自制。丢了，重做一件就是。然而，那玉镯、翡翠鸟却是暹罗国进贡来的宝物，半出人工、半出天然，便是神工巧匠又怎轻易做得。

“好哇，你这奴才！先骗得朕饶你性命，而后才说出丢了这两件宝贝。哼，你可知罪！”

康熙气得站了起来。李英杰吓得“咕冬”跪在地上，磕头触地，“冬冬”声响：

“皇上饶命，奴才该死。”

然而康熙又能说些什么。

须知，圣口难开，出言便是圣旨。康熙适才亲口饶了李英杰性命，岂能出尔反尔。他气呼呼地坐回龙椅上，“唉”的叹了口气，说道：

“算了，朕已饶你不死，只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起来，明天听候司礼监发落。”

李英杰虽仍心里没底，却已知道捡了一条命。跪在那儿连磕三个响头，然后退了出去。

皇上盛怒，吴连宝只恐引火烧身，亦悄悄退出殿去。

转瞬四下静谧，徒闻窗外淫雨下个不休。康熙颓然坐在龙椅上，再也无意批阅奏章，左手支额，陷入沉思，

“今晚闯进朕禁宫来的是一伙人吗？”

“飞箭寄柬这人分明是位侠士，他于朕实无恶意，绝不会干那种盗宝勾当。”

“然而，若说是两伙人却又不象，怎么会这么巧，两伙人偏偏碰在一起——皇宫内院又不是集市，能随意进出吗？！”

“朕的这些侍卫也太没用，一个个白吃米饭，这么久了不见他们来回奏，显然一个贼人也没抓到。这些蠢货，都该罚俸三年！”

“……”

钟鼓楼上传来三声鼓响。康熙心中一震，与此同时，一个酿于胸中的计划终于决定下来。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雨过天晴之后，湛湛蓝天如洗。护国寺在地安门西大街上。

这儿是北京的一个繁华去处，街面上车水马龙、行人如蚁，酒肆茶楼比比皆是、热闹非凡。

寺门外一对石雕蹲狮，刀法圆浑，镌镂精工，造型生动、古朴，态势威严、栩栩如生。

左首石狮旁的树荫影里有一副卦摊，四尺多宽的黄绫布上摆了卦盒、竹签、铜牌等一应算命用具，布前面一张大红纸上写有“占卜吉凶”字样。卦摊后面一个尺余大小木箱，迎面写了“小神仙”三个楷字。

木箱上坐了一位老者：五旬上下年纪，面目清癯，却泛着红润，浓眉大眼，鼻若悬胆，颌下三绺墨须，斯文之中透

着慈祥。他一身青布长衫、头戴方巾，一根粗长发辫垂在身后；脚下素边尖口便鞋。虽然衣着平平，却整洁干净、一尘不染。他手中握了一副竹板，敲得“梆梆”脆响。

北京人最是好奇；天子脚下更不乏人梦想飞黄腾达。便是外乡人来京，亦无不为了“名、利”二字。求签卜卦正是他们百无聊赖之余排遣时光的一件大事。

故而，算卦实在是一个应乎时事的好勾当。有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位老先生既然面生，必是新到。路过的泼皮、闲汉们看着新鲜，三三两两围拢过来，虽然居多是看热闹，却也有人想测问些什么。只是没人开头，惟恐平白花销。

人越围越多。

“老先生，”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人说道：“你这是多少钱一卦呀；究竟灵不灵验？”

那老者淡淡一笑：“卦灵不灵，一测便知，在下亦不先自夸口。至于卦银，不争多少、任人赏赐，只是为了图个吉利，不能白算；如若卦不灵验，自然分文不取。”

“好吧，俺就算一卦。”

“不知客官想算什么？”

“先生便给俺相相面吧。”

老者把对方上上下下端详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有道是‘相者说吉不说凶’，怎奈在下一张铁口，实在不敢讨人空欢喜——依相而论，阁下印堂发暗，只怕是应在一场官司。虽不是件大事，却也颇费些周折。”

那商贩面露惊异，说道：“老先生果然厉害，说得一点不错。却不知老先生能不能看出来俺打的是场什么官司；能

不能赢？”

“无怪乎是钱财之事，至于官司能不能打赢，却很难说。”那老者沉吟片刻，又接着说道：“也罢。如果阁下肯把你碰到的事仔细说说，在下或可给你指条明路。”

“唉，说来晦气。实不相瞒，俺是大名府人氏，从山东贩了几车大枣进京，只望挣几个辛苦钱。岂知，东四牌楼旁边那家招来客栈的王老板硬是不讲买卖义气，收了俺的枣子，竟借故拖着不给银子。老先生，您替俺想想，俺抛家舍业的容易吗，在这京城里吃喝花用的怎么受得了。俺一气之下告到顺天府里，三四天又过去了，硬是听不到一点回信。您说俺急不急。”

“原来如此。”那老者淡淡一笑：“这事好办了。所幸你找我来算了这卦，时来运转，我保你今天这事便有结局。”

“真的吗？！”

“在下从不打诳语。”老者从身下的木箱里取出笔墨纸张，在一张尺许大小的黄绫纸上信手写了几个字，折好、递给那商贩：

“你拿这张纸去顺天府，但不准打开偷看，只求三班衙役转递给府堂师爷，托他焚化，务须半个时辰之内办妥，而后便可静得佳音。”

那商贩大喜过望，把纸揣进怀里，顺手摸出少半吊钱放在卦摊上，说道：

“老先生，这点钱您先收下。如当真象您说的这样，事后俺一定多送卦银给您。”

他说完话，喜滋滋转身就走。有几个闲汉想看热闹，尾